

RENXINGDE JIASUO · RENXING

# 人性的枷锁

· 上 ·

[英]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著



UO

# 人性的枷锁 (上)

〔英〕威廉·萨姆塞特·毛姆著

徐进 雨嘉 徐迅译 赵令贻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 人性的枷锁 (下)

〔英〕威廉·萨姆塞特·毛姆著  
徐进 雨嘉 徐迅译 赵令贻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OF HUMAN BONDAGE

by

W. Somerset Maugham

根据伦敦大陆图书公司1947年版本译出

人性的枷锁(上、下册)

〔英〕W·萨姆塞特·毛姆著

徐进 雨嘉 徐迅 译

赵 令 贻 校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601,000 印张：31.625 印数：1—63,000

统一书号：10109·1573 定价：2.90元



作者像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和他的  
《人性的枷锁》

赵令贻

—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1874—1965)是英国二十世纪著名的长篇小说家、剧作家和短篇小说家。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发表了二十几部长篇小说、三十几个剧本和一百二十余篇短篇小说，此外还写了大量的评论、随笔、游记和回忆录。他的作品的特点是文体清新、自然，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背景充满了色彩绚丽的异国情调，对资本主义社会有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毛姆于一八七四年生于巴黎英国驻法国大使馆内。毛姆的父亲是在巴黎开业的律师，又是英国驻法大使馆处理法律事务的官员。

毛姆八岁时，母亲死于生产，十岁时父亲死于癌症。作为一个教区牧师的伯父把他接回英国，进了坎特伯雷的皇家学校。他在牧师家庭中度过了阴暗的童年，因为口吃在学校里受到了难堪的屈辱。这些在他的长篇小说《人性

的枷锁》中有着生动的描写。不过在小说中主人公的痛苦不是由于口吃，而是由于天生的跛足。一八九〇年毛姆因肺病休学，去地中海边法国南部里维埃拉疗养。在疗养期间，他爱上了法国文学，特别是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他还喜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司汤达的《红与黑》。一八九一年，他曾去德国居留九个月，在海德堡大学旁听哲学和文学课程。他听了研究叔本华哲学的专家库诺·费希尔教授的讲学，这对于他以后的悲观主义思想具有较大的影响。毛姆回到英国后，不愿意把自己限制在英国大学狭隘的圈子里，放弃了进入剑桥大学的前途，更由于他无神论的思想，他不肯听从伯父的劝告，决意不进教会担任神职，而进入了圣托玛斯医（学）院。在念医学时，他把学医以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阅读文学作品。他读了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戏剧、法国古典小说，还有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一八九五年，他在伦敦的贫民区兰贝思当了三个星期的产科实习医生。城市贫民的痛苦生活深深打动了。不久，他根据当实习医生时做的手记，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思的莉莎》（1897）。英国著名评论家埃德蒙·高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很高。几个星期以后，毛姆从医（学）院毕业，他却放弃了当医生的职业，立志当一个作家，从事戏剧和小说创作。一九〇七年，他的剧本《弗雷德里克夫人》在伦敦上演，取得巨大成功。一九〇八年，伦敦几个戏院同时上演他的四个剧本。这种盛况，只有大剧作家肖伯纳才能和他相比。他所写的剧本中，最重要的有《我们

的贵人》(1917)，《周而复始》(1921)，《坚贞的妻子》(1926)等。他的戏剧主要是揭露英国上流社会的庸俗和虚伪，属于“风俗喜剧”的文学类型。他的戏剧对上流社会的讽刺和批评逐渐加深。在技巧上，始终保留着尖锐的戏剧冲突和严密的情节结构。他的这种素养，对他以后所写的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

一九一一年，毛姆确立了剧作家的地位，生活富裕起来了。接着，他暂时告别戏剧界，专心写作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1915)。这部小说公认为毛姆的杰作。这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叙述了一个青年的迷惘、探索、失望、挫折和痛苦。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摆脱了种种枷锁，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他的其他著名长篇小说还有《月亮和六便士》(1919)，作者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具有顽强个性，为了追求艺术而牺牲了一切的画家；《寻欢作乐》(1930)，用漫画笔法隐讽了著名作家托马斯·哈代；《刀锋》(1944)，刻划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物，揭示了：最发达的物质文明，也无法弥补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空虚。

毛姆的短篇小说成就极高。他被公认为欧洲当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从1921年以后，他相继写出了一百多篇小说。作品的背景有英国、法国、东南亚国家、印度、中国、日本等地方。他的短篇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个人才能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得到很好的发挥。他从早年起就把莫泊桑作为他学习的典范。毛姆认为，他写短篇小



说的目的是要给读者一个紧凑的、戏剧性的故事，结构严密、性格鲜明，结尾的地方要给读者一个句号，而不是留下表示没有结束的一串虚点。他以自然主义的方法和医生的冷静来剖析人性中的愚蠢、传统道德的虚伪、爱情的脆弱。他主张照生活原来的样子来表现生活，在作品中不要动感情。这种态度，正是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的态度。但是这仅仅是自然主义作家的一个方面。作家绝不是一具记录机器，他的作品也不是医生写下的病历。在作家冷静、甚至冷酷的外表下，不能不有他自己的爱憎，有同情，也有批判，有他自己对人生的看法。

毛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到过西班牙、意大利，在战时，他参加了一个战地救护队，后来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到过法国、瑞士、意大利、俄国，还两度去过南太平洋群岛、东南亚国家，也到过中国和日本。毛姆对于旅行有极大的兴趣。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人性的枷锁》中曾经多次表达过。小说主人公菲利浦的志愿是医(学)院毕业后在一艘大货轮上当一个随船医生，从容不迫，每个大港口都停泊数天到一两个星期，可以自由地上岸游览，看看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菲利浦这一志愿由于和萨莉结婚而不得不放弃。但在实际生活中，毛姆曾两度作环球旅行。他的阅历大大丰富了他的创作。正因为这个经历，所以他的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富于异国情调。一九二八年，毛姆定居于地中海滨、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战争逼近法国时，他的名字上了德国盖世太保

的黑名单，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点名攻击毛姆。一九四〇年毛姆去了美国，以后一直在美留居，和好莱坞关系密切，他的许多作品都搬上了银幕，由第一流的男女演员主演。一九四六年他回到法国里维埃拉的故居。一九五二年，由于毛姆的文学成就，他获得了牛津大学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一九五四年，毛姆八十高龄受到爵封；同年，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他的五部戏剧，并把他的五篇短篇小说改编成广播剧播出；一九六一年，德国海德堡大学授予他“名誉校董”的称号；一九六五年，毛姆在法国故居病逝，终年九十一岁。

作为一个作家，毛姆的影响不限于他的本国，多年来，他的作家声誉传遍了东、西方各国，他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被电台广播，制成电影、电视片。他可以说是一个读者、观众最多，声誉最广的现代作家。

## 二

《人性的枷锁》是毛姆的一部杰作，历来受到文学评论家和作家的推崇和赞许。此书一出，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为它写了一篇书评，对它评价极高。他把这部长篇小说比作一幅华美的、价值连城的波斯或俄国织工精细的挂毯，人们在它面前赞美着、感受着，带着美感欣赏它的色彩和色调。他又把它比作人们刚刚听过的音乐大师施特劳斯或贝多芬的一支非常美丽的交响乐，“它使空气中充满了蓓蕾

般的音符，花一般的音调，带着难以捉摸的信息在那里飘浮、隐现。”<sup>①</sup>后来，英国评论家西里尔·康诺里把它列入“现代世界文学一百种”中。它已经成为一部公认的经典的现代文学作品。

这部长篇小说的题名取自荷兰十七世纪进步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名著《伦理学》中第四章的小标题。斯宾诺莎主张“唯理论”，认为人不能控制激情就是受到奴役。这部作品除了表达上述思想外，全篇还洋溢着真情实感，这种真情实感使作者不吐不快。毛姆自己谈过这部小说的写作起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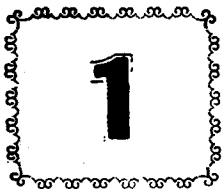
在我刚刚成了一个受人欢迎的剧作家时，过去丰富的生活回忆把我迷住了：我母亲的去世；然后是家道中落；学校生活最初几年的不幸，我的童年在巴黎度过，而且天生口吃，这就使我的学校生活更加不幸和困难；在海德堡度过一段轻松、单调然而动人的日子，那时我刚刚开始学习生涯（初进医学院实习的那几年遇到了种种困难）；还有那令我激动的伦敦生活——这一切都迫不及待地回到我心上来。当我睡眠时，走路时，当我在戏剧排练场上时，当我参加聚会时，这一切都成了我沉重的负担，使得我下这样的决心，只有把这一切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写出来，我才能获得平静。”<sup>②</sup>

---

<sup>①②</sup>引自《萨·毛姆和他的世界》，弗里德里克·拉菲尔著，英文版第48页，泰晤士和赫得逊出版社，伦敦，一九七六年。

毛姆在晚年，当他已经成了名，写了许多著作时，一天，他为《人性的枷锁》一些片段灌制唱片，读到书中非利浦母亲之死的那一部分时，他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不得不中断朗诵，足见作者对他母亲的回忆是如何深刻，童年的痛苦怎样一直伴随到他生命的黄昏。如果不是刻骨铭心的情感，他怎么会如此激动？

《人性的枷锁》是一部用严格的现实主义风格写下来的作品。它没有刻意求工的严密结构，也没有苦心安排的情节发展；小说的进展十分自然，内容安排丰富。它象条长河，在我们面前流过，从容不迫；这里有明净的天光云影，更多的是风雨如晦，惨雾愁云；它汨汨滔滔，最后流向阳光下平静的港口，也就是非利浦和萨莉最后要去的渔村。那里有如阿西尔尼一家的那样纯朴的普通人民。这一家人不仅在非利浦贫穷失业、流落街头时把他接来住在家中，更重要的是帮助他这个失意的青年从生活的艰难困苦中，从对人生的悲观失望中超脱出来，振作起来。曾经使他万般痛苦的那种对爱情的刻意追求，以及对各种事业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烦恼，折磨得他简直要失去对人生的信心了。可是，就在追求幸福生活而得不到真正的幸福时，一个普通的家庭和这个家庭中一位平凡的少女萨莉，却重新拨响了他生命的琴弦，重新点燃了他爱情的烈火，他和萨莉结合了。对他来说，这也就是和幸福的结合。他终于认识到一个平凡的真理：幸福就是为人民做一点——哪怕是一点——有益的事情，从而朝气蓬勃、充满着爱地迎向生活。



天破晓了，显得灰沉沉的。阴云密布，空气中弥漫着潮湿阴冷的气味，看样子要下雪了。女仆走进房间，一个孩子正酣睡着，她把窗帘拉开。她无意瞟了一眼对面那幢有圆柱门廊的房子，然后走到孩子的床边，说：

“醒一醒，菲利浦。”

她掀开被子，把孩子抱起来，把他带下楼去。孩子睡意未消。

“你妈妈要你哩，”她说。

她打开楼下的一扇房门，把孩子抱到床前，一个女人正躺着，那是孩子的母亲。她伸胳膊接过孩子放在身边，孩子蹒跚着，他并没有问为什么要把他弄醒。母亲吻吻他的眼睛，把削瘦的小手伸到孩子白法兰绒睡衣的下面，抚弄着热乎乎的身体。她把孩子搂得更紧了。

“很困吗，亲爱的？”她说。

她的声音很微弱，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孩子没

有回答，只是甜甜地笑笑。大床很暖和，柔软的胳膊搂着他，他感到很惬意。他使劲蹯成一团，紧紧偎依在母亲身边，迷迷糊糊地吻了她一下。一会儿他閤上眼睛，马上就睡着了。医生走过来，在床边站住。

“噢，就让他在这儿吧，”她呻吟道。

医生一声不张地严厉地看着她。她知道医生不允许孩子在这里久呆，又亲了亲孩子，她轻柔地抚摸着，当碰到孩子的双脚时，把右脚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抚弄着那五个小脚趾，一会儿又把手放在孩子的左脚上。她呜咽起来。

“怎么啦？”医生说，“你太累了。”

她摇摇头，说不出话来，泪水从面颊上滚下来。医生弓下身子，说：

“我来抱他。”

她虚弱极了，只好随医生怎么着，让他把孩子抱走。医生转身把孩子交给女仆。

“最好把他放回自己的床上去吧。”

“好的，先生。”

小男孩睡着被抱走了。母亲啜泣着，哭得心都碎了。

“他以后会怎么样呢，我可怜的孩子？”

产褥护士努力使她平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她哭得精疲力竭，再也哭不出了。医生踱到一张桌子前，桌子在房间的另一边，上面覆盖着一条浴巾，浴巾下蒙着一个死产的胎儿。他把浴巾掀开，看着那小尸体，他和床之间挂着一块帷帘，女人还是猜到了他在那儿干什么。

“是女孩还是男孩？”她低声问护士。

“也是个男孩。”

那女人不再说话了。一会儿女仆回来了，走到床前说：

“菲利浦少爷睡得很熟。”

接着是一阵沉默。医生又摸了摸病人的脉。

“我想现在用不着我在这儿了，”他说，“吃过早饭我再来看看。”

“您请这边走，先生，”女仆说。

他们默默地走下楼。走到前厅医生停下来问：

“你已经派人去通知凯利太太丈夫的哥哥了吗？”

“已经通知了，先生。”

“他什么时候能到？”

“不知道，我正在等他的电报。”

“那个小男孩怎么办？我认为还是别让他在这儿的好。”

“沃特金小姐说过她照顾他，先生。”

“她是谁？”

“孩子的教母，先生。你看凯利太太能好吗？”

医生摇了摇头。

## 2

过了一个星期，菲利浦这时正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玩，这是在奥斯劳花园街沃特金小姐的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他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玩。屋子里到处都是大型家具，每个沙发上都放着三个大垫子，每把扶手椅上也都有一个小坐垫。他把所有的垫子弄到一起，又用了那几把轻巧易搬的镂金椅子搭成了一个精巧的小窝棚，这样他就可以躲在里面了。那个躲在窗帘后面探头探脑的印地安人是不会看到他的。他把耳朵贴在地板上，屏息倾听着成群的野牛奔过草原。过了一会儿，他听到门响，就屏住呼吸，生怕被人发现，可是一只手狠狠地把椅子拖开，垫子坍了。

“你这个调皮鬼，沃特金小姐要生你的气了。”

“是你呀，艾玛！”他说。

保姆弯腰吻了他一下，接着又扑打掉垫子上的尘土，把椅子一一放回原处。

“我要回家了吗？”他问。

“是啊，我就是来接你回去的。”

“你穿上一件新衣服啦。”



已经是一八八五年了，可是她还穿着裙撑。她的长外衣是黑丝绒做的，袖口是紧式的，肩膀处做成溜肩，裙子上还有三条荷叶边。她带着一顶带丝缘的黑色无边女帽。她踌躇了一下。她等着孩子问他妈的话，孩子却一直没说，所以事先准备好了的话就没法说了。

“你不想问问你妈妈怎样吗？”她实在忍不住了。

“唉呀，我忘了，妈妈好吗？”

这下让她等着了。

“你妈妈好极了，她过得很愉快。”

“是吗？那太好了。”

“你妈妈已经去了，你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菲利浦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呢？”

“你妈妈在天堂。”

她哭起来，菲利浦虽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也跟着哭起来。艾玛是个高个头、粗手大脚的女人。她的头发很漂亮，相貌显得粗犷。她家住在德文郡，虽说在伦敦当了多年的佣人，可是德文郡的口音还是很重。眼泪使她更激动，她把小男孩紧紧地搂在心口上。她模糊地感到这孩子没了世界上至爱的亲人，怪可怜的。他就要交给陌生的人，这也太可怕了。但是她很快就镇静下来。

“威廉伯伯正等着你哩，”她说，“我们要回家了，去跟沃特金太太说声再见。”

“我不想说再见嘛，”他回答道，下意识地拼命要忍